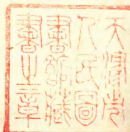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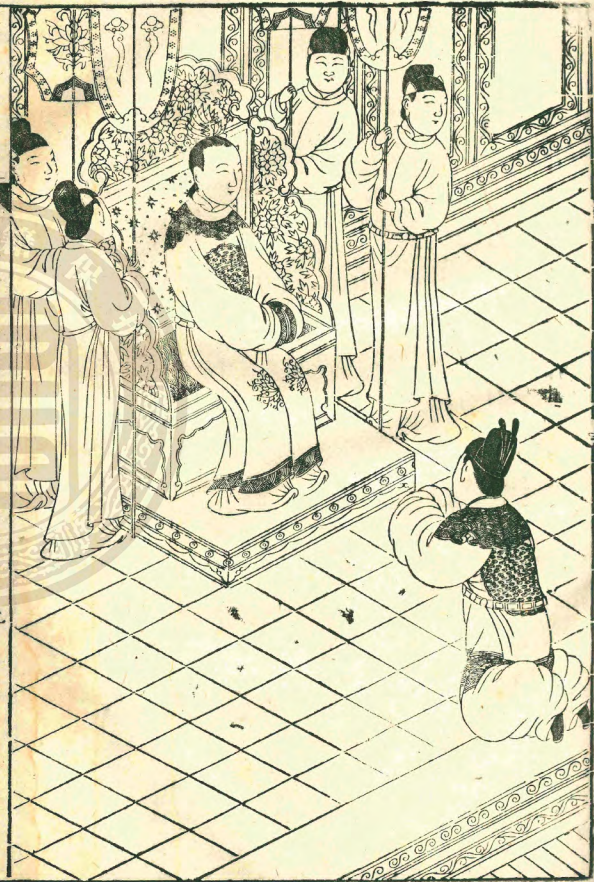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卷十

仇英質甫繪圖







昭憲杜后

昭憲后者安喜杜氏之女宋太祖之母后也后性端莊  
厭浮侈治家嚴而有法當太祖卽帝位尊爲皇太后而  
太祖拜于殿上羣臣賀焉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  
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  
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享苟或失馭  
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當疾革召太祖謂曰  
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遺慶也后  
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當  
傳位于諸弟以次及子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史稱



其知社稷之至計云君子謂其見之大而慮之遠也易  
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此杜后之謂也

列女傳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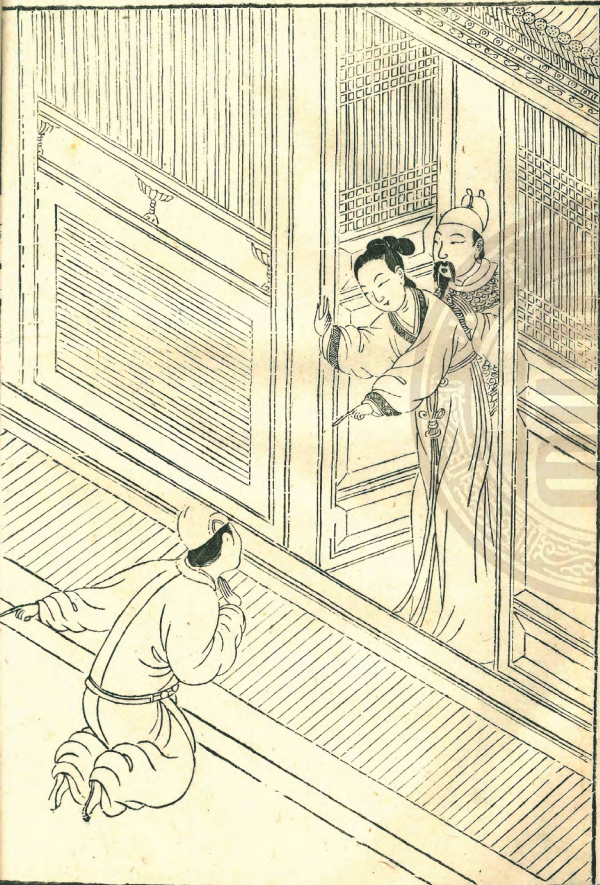






章穆郭后

真宗章穆郭皇后太原人宣徽南院使守文第二女真宗在襄邸太宗爲聘之封魯國夫人進封秦國真宗嗣位立爲皇后謙約惠下性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服飾華侈必加戒勅有以家事求言於上者后終不許兄弟出嫁以貧欲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上尤加禮重



列女傳卷十





慈聖曹后

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真定人樞密使曹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年詔聘入宮景祐元年冊爲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嘗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白書慶歷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



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死力賊卽禽滅閣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張妃怙寵上僭欲假后盖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靳色妃喜還以告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張之而出外廷不汝置妃不懌而輟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盡迨入爲嗣子贊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神宗立尊爲太皇太

列女傳卷十

后名宮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候矚間親持膳飲以食帝外家男子舊母得進謁后春秋高弟侑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他日侑侍帝帝復爲請乃許之因偕詣后閣少焉帝先起若令侑得伸親親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輒遣出晚得水疾侍醫莫能治元豐二年崩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宗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



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  
暫出之於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爲安石所持遂不果帝  
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  
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  
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  
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  
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  
下御史獄人以爲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  
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  
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拮至於詩其過微矣  
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寃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  
軾由此得免

列女傳卷十

八

汪 曰漢鄧太傅唐郭汾陽宋曹樞密皆以仁厚  
專閫未始貪功妄殺故天藉以仁厚之報子孫通顯  
三氏皆以孫女爲后且三后皆賢有聲來葉固其祖  
德之流芳實亦天心之默隲也語宋之君必首仁宗  
語宋之后必及曹后而天頤俾其艱於嗣說者以爲  
太宗之咎或其然哉



列女傳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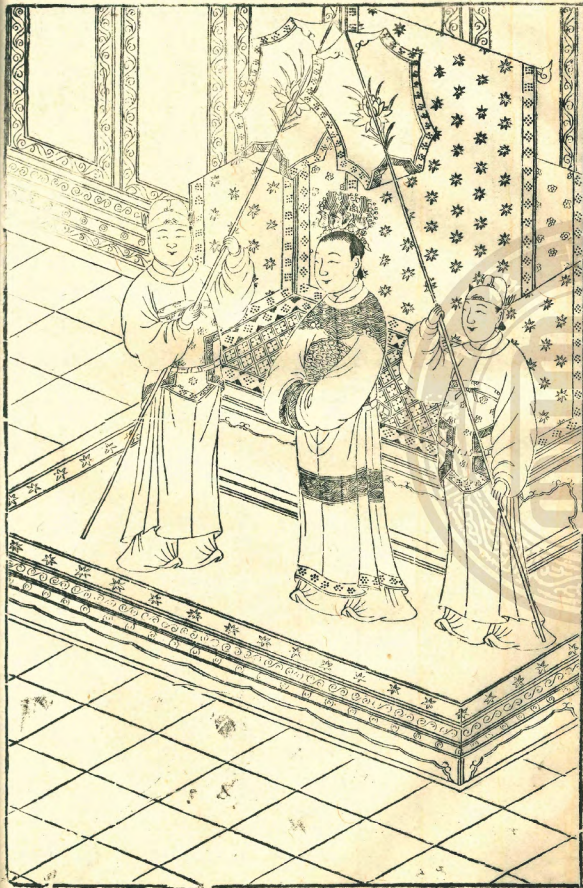




馮賢妃

馮賢妃東平人曾祖炳知雜御史祖起兵部侍郎妃以良家女九歲入宮及長得侍仁宗生邢魯國二公主封始平郡君帝將登其品秩力辭不拜林美人得幸神宗生二王而歿王尚幼妃保育如己子在禁掖幾六十年始終五朝動循禮度薨年七十七贈賢妃

列女傳卷十







憲肅向后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河內人故宰相敏中曾孫也治  
平三年歸于穎邸封安國夫人神宗卽位立爲皇后帝  
不豫后贊宣仁后定建儲之議哲宗立尊爲皇太后宣  
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后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  
東瀆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慶壽後殿爲隆祐宮居之  
帝將卜后及諸王納婦后勅向族勿以女寘選中族黨  
有欲援例以恩換閣職及爲選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  
旨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撓公法一不與  
帝倉卒晏駕獨決策迎端王章惇異議不能沮徽宗立



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聽凡  
紹聖元符以還惇所斥逐賢大夫士稍稍收用之故事  
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用至聞賓召故  
老寬徭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于色纔六月卽還  
政

注 曰元祐九年之政悉出宣仁順治威嚴禪海  
而內謚如也憲肅之謙厚貞順不減宣仁而明斷弗  
逮彼其心必謂老身無子而引嫌守分過於遜避外  
廷建置弗敢與聞遂成紹聖之紛紛而元祐之杯水  
卒無以撲熙豐之夙焰回視曩時誤用之儉壬其根  
據巖廊如故矣吾不以后爲非賢獨惜后無以制厥  
子俾宣仁九載之勤劬一朝而悉成畫餅也





列女傳卷十

昭慈孟后

列女傳卷十

十五



宋昭慈聖獻孟后洛中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也后當  
建炎間生辰置酒宮中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  
有其比者姦臣肆爲謗誣雖常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  
刪定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范冲  
重脩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以  
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稱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當  
欽宗時金人圍汴城陷孟太后以被廢獨未從北去張  
邦昌尊爲元祐皇后后詔迎康王卽位會張浚請先定  
六宮所居地太后乃從上幸維揚已而詔奉太后如杭



州及維揚爲金人所破帝亦如杭州時苗傅爲扈從統制與正彥以帝爵賞不平作亂帝登樓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卽位將來淵聖皇帝歸未知何以處之請隆祐太后聽政而立皇太子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人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太后曰皇帝聖孝無失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于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不從時尚書朱勝非在側太后頗謂之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乎勝非還白帝可爲後圖遂禪位于皇子雱傅等軍乃退呂頤浩張浚討正之繼而太后避亂如洪州又如虔州紹興元年崩

汪 曰宣仁歷選世家女而立后慶帝得賢內助

已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斯語也若燭照而龜卜然謂爲女中堯舜信與如神之堯濬哲之舜相彷彿也孟后立而被廢廢而復位既復而又廢眞如塞翁之失馬禍福相倚伏循環而孰測其端蓋天欲留之以輔建炎之治故前



使章惇壞哲宗之名節而后廢後使馮澥希蔡京之  
風旨而后復廢郝隨狗輩所不足誅然此無損后之  
賢適爲后之福而莫非宣仁之遺也已

列女傳卷十

十七







朱后

宋欽宗后朱氏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也與徽欽及鄭太后爲金人所虜赴送燕京時發押官澤利與信安知縣飲令后歌后辭不能澤利怒曰四人性命在我掌中安得如是后以徽欽太后之故不得已涕泣勉從之澤利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爲澤利所擊賴知縣勸止知縣復持盃謂后曰勸將軍酒后曰我我不能我之不死者有太后在也我豈畏死耶願遂殺我欲自投井左右救止後卒于燕年二十嘗作怨歌云  
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得奉君王今委頓兮流

落異鄉嗟造物兮速死爲強其二云昔居天上兮珠宮  
貝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憾誰爲雪速  
歸泉下兮此愁始絕君子哀朱后所遇之不幸



列女傳卷十

二十





慈烈吳后

高宗憲聖慈烈吳皇后開封人年十四高宗爲康王被  
選入宮后頗知書從幸四明衛士謀爲變入問帝所在  
后給之以免未幾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人  
白魚之祥也帝大悅封和義郡夫人進封才人后益博  
習書史又善翰墨由是寵遇日至尋進貴妃顯仁太后  
亦愛后邢皇后崩顯仁以爲言詔冊爲皇后顯仁性嚴  
肅后身承起居順適其意嘗繪古列女圖置左右爲鑒  
又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初伯琮以宗子召入宮  
命張氏育之后時爲才人亦請得育一子於是得伯玖



更名璩中外議頗籍籍張氏卒併育于后后視之無間伯琮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皆愛之封普安郡王后嘗語帝曰普安真天日之表也帝意決立爲皇子封建王出璩居紹興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居德壽宮上皇崩孝宗欲迎還大內后以上皇几筵在德壽宮不忍舍去因命所御殿曰慈福居焉嘗與光宗言及用人后曰宜崇尚舊臣嘉王侍側后勉以讀書辯邪正立綱常爲先孝宗崩光宗疾未平不能執喪羣臣發喪太極殿成服禁中許之后代行祭奠禮尋用趙汝愚請於梓宮前垂簾宣光宗手詔立皇子嘉王爲皇帝翌日冊夫

人韓氏爲皇后撤簾汝愚後以謫死中書舍人汪義端目汝愚爲李林甫欲併逐其黨后聞而非之年八十三崩

列女傳卷十

二十三







成肅謝后

孝宗謝皇后丹陽人初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卽位踰年進貴妃淳熙三年立爲皇后后性儉慈減膳羊每食必先以進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弟淵以后貴授武翼郎后嘗戒之曰主上化行恭儉吾亦躬服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侈後崩諡成肅

汪 曰嘗觀宋史至孝宗嗣統大快人心者三太

宗據其兄之有而私厥子孫令其弗絕詎有還期哉太祖之後沉淪不振幾二百年至于茲始以德芳之



裔傳三帝而後又以德昭之裔傳五帝猶百數十年  
安然以長劍撐東南半壁之天而少慰開創之祖一  
也舉室北轅偷安南渡至于茲而恢復有志雖無隙  
可乘而邊陲息警易表爲書改臣稱姪一時臣下稍  
增氣色二也宮闈之間怡愉和悅時朝德壽從幸聚  
景屢上尊號終喪三年孝道之純千載僅見三也前  
有仁宗後有孝宗二君實錄讀之令人心慊意滿疊  
疊忘倦愚亟欲揚壽皇之烈故於壽成不容不略壽  
成繼夏后而膺冊命躬慈儉爲六宮先固壽皇之化  
行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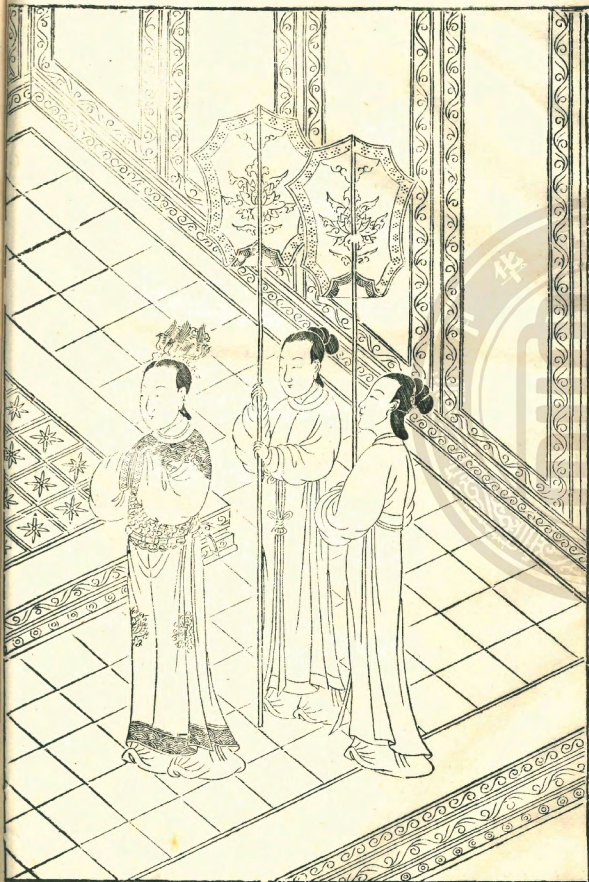






王昭儀

王清惠宋昭儀也至正丙子伯顏入臨安以王北去王  
題滿江紅于驛壁抵上都懇請爲女道士號冲華其詞  
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恩承雨露玉樓  
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裡暈生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  
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  
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  
娣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君子悲王昭儀有高才而薄  
於福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十





賢穆公主

宋賢穆公主神宗皇帝女也尚錢光玉舊例公主下嫁  
畫堂中坐舅姑拜於簾外賢穆奏乞行常人禮上與慈  
聖太后大喜再三稱歎詔從所請上令中使宣諭宰執  
嘉其賢德次日殿上稱賀君子謂賢穆主貴而能下書  
云克自抑畏此之謂也

汪 曰宋室后妃多賢故一時公主閎於內教亦

多賢德茲不暇枚舉論其表表者如太宗女荆國公  
主下嫁都尉李遵勗舊制公主將嫁降其父爲兄弟  
行時遵勗父繼昌生日主以舅姑禮謁之又如神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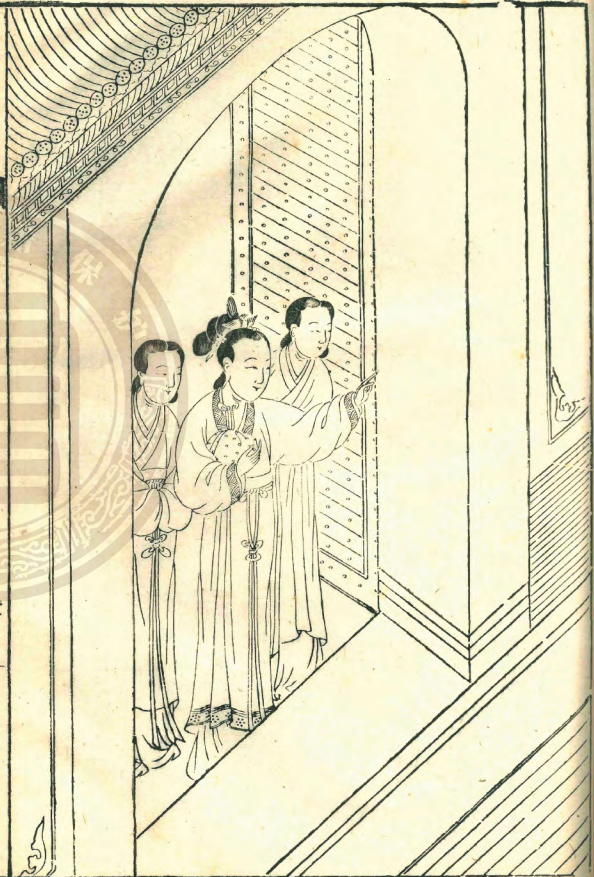
女信國公主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意事姑甚謹克  
修婦道茲復於賢穆公主見之夫賢穆本以金枝玉  
葉釐降編戶卽驕縱傲慢誰克制焉而願以帝女行  
常人禮不引例而安於貴倨宜與荆國信國二主匹  
休媿美賢德誠足嘉哉益識曹馮高向之化深也





金鄭夫人

金胡沙虎自稱監國都元帥以兵逼金主出宮乘素車  
至衛邸錮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爲內耽掌寶璽胡沙  
虎欲除拜其党遣黃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胡  
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白言天時大變主上犹且不  
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  
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爲逆豎奪璽耶我  
死可必璽必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



列女傳卷十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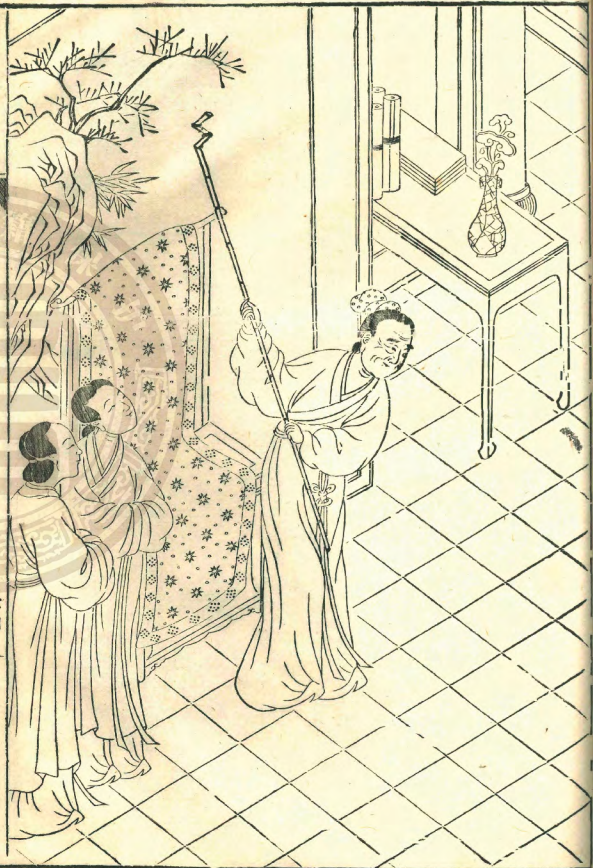
金葛王妃

金烏林荅氏葛王烏祿之妻也烏祿時爲濟南尹金主  
恣于淫召烏祿妻烏祿妻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  
王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爲我禱東嶽  
使皇天后土明監我心行至良鄉自殺君子嘉其貞烈  
語云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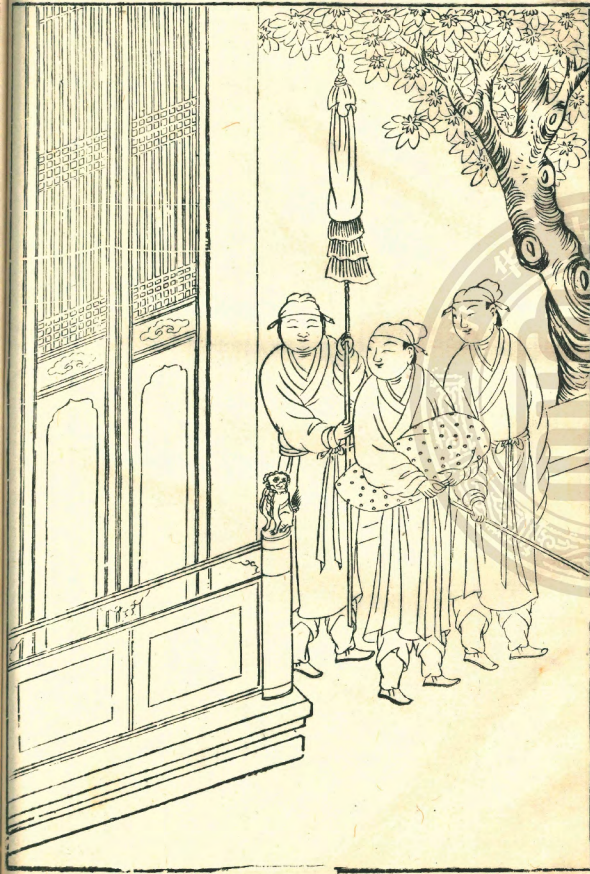


陳母馮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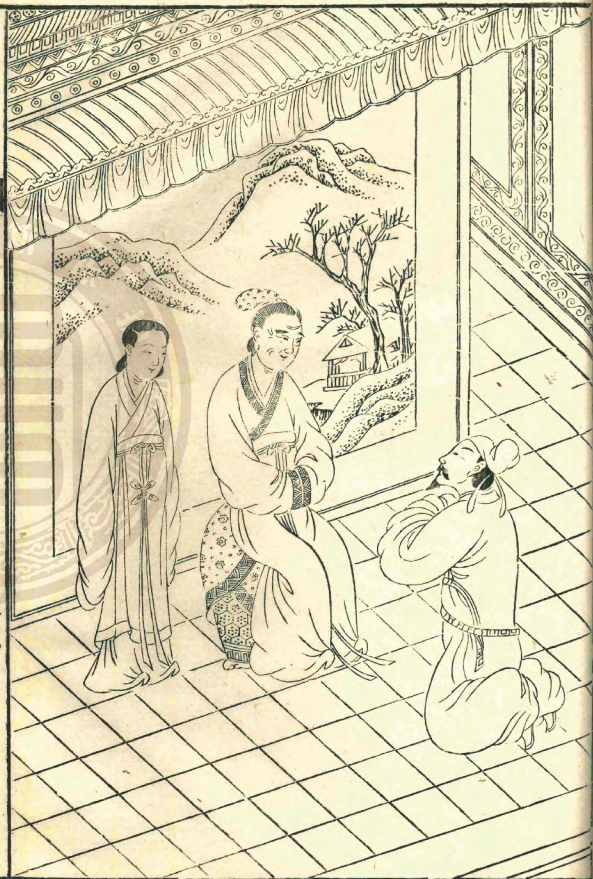
諫議大夫陳省華娶馮氏生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真宗時皆登進士第皆累遷至顯貴堯咨善射自號小由基爲荆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歎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務行仁政以善化民願專卒伍一夫之伎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而堯咨金魚墜于地世稱馮氏善教子有孟母之風焉

列女傳卷十

三五







劉安世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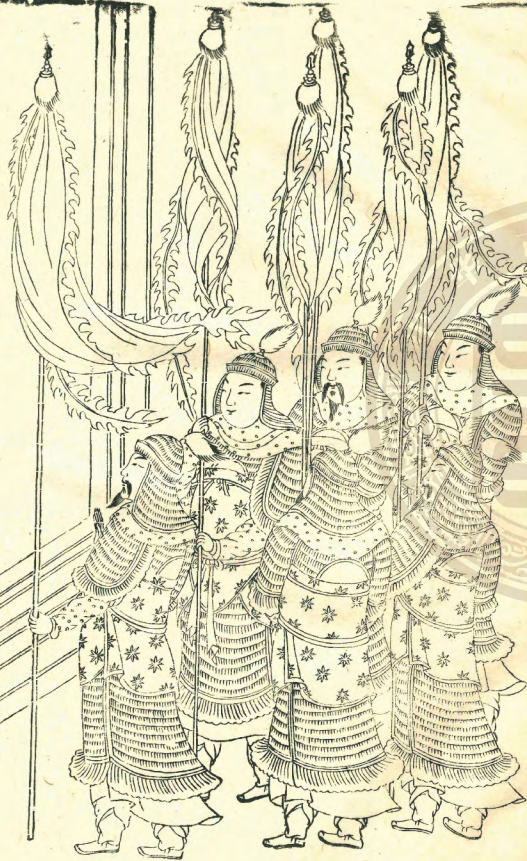
宋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于是受命在職正色立朝面折廷諍人目之爲殿上虎

汪 曰劉忠定公嘗就司馬溫公講學溫公教之

以不妄語公自茲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力行七年



而後成焉其面諍廷論批逆投鯁是勿欺之犯也其  
抗疏論列不避權貴是公所爲不負母教者也中立  
不倚死且甘之矧流竄乎乃史惜其忠直有餘疾惡  
過甚若願其少貶以從時焉者亦大異乎其母之所  
望於器之者矣







李好義妻

宋李好義妻馬氏開禧間好義爲興州正將蜀吳曦反  
好義誓死報國麾衆受甲與昆季及子姪拜訣于家廟  
燭馬氏曰日出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奮聲曰  
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決不辱李家門戶好義喜曰  
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何如衆皆踊躍  
誅曦而還

汪 曰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  
是議更蜀帥正舉丘密密陛辭曰臣入蜀後吳挺脫  
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

軍已而挺卒宓以楊輔權安撫使而以李世廣權總其軍乃挺子曦則使之帶御器械又使爲文臣帥又使爲殿前指揮太尉所以抑吳氏之權者得矣韓侂胄陳自強受其賂而許之還蜀復以爲興州都統制而成其異謀曦遂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而得封蜀王決意反叛令吳氏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而盡向微李好義結諸忠義士輔安丙以除亂悉復所獻于金等州則曦首未必遽傳于臨安朝廷且增西顧憂矣好義不聞有所封拜嘉定五年始賜忠壯之謚豈當時誰蔽其功乎馬氏以勤王定亂激勸其夫

竝有令譽非倖也宜也





列女傳卷十  
四十



列女傳卷十

羅夫人

宋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瀆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君子謂羅夫人能推恩論語云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羅夫人可謂能御奴婢矣

汪 曰昔陶靖節令彭澤時遣一力給其子且戒之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夫師不宿飽而責三軍



之用命不可得也况家之奴婢尤宜結以恩義可使  
枵腹而當事乎羅夫人之待僕從有恩故僕從樂爲  
之用而事靡弗理得靖節之意焉乃東山之愛其母  
則無異於公父文伯之見也已

列女傳卷十

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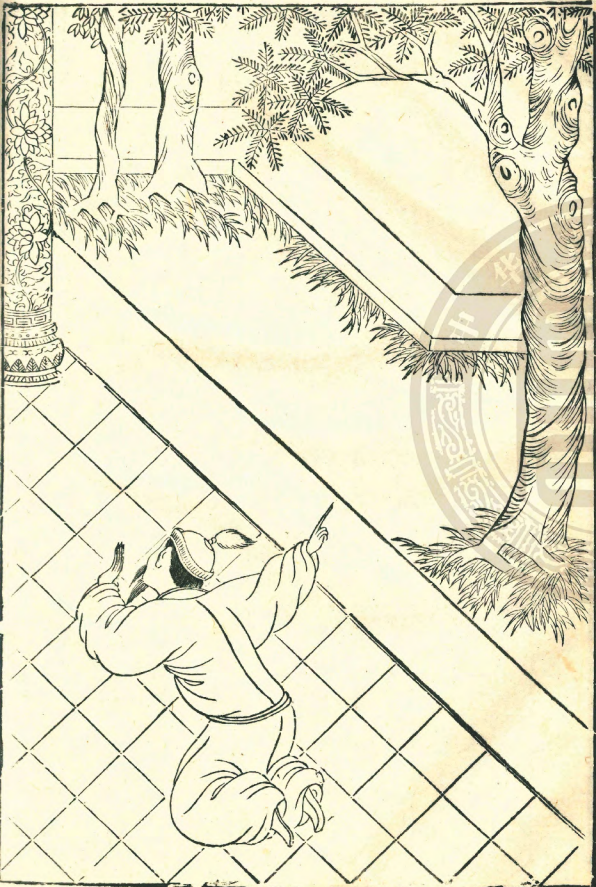




陳寅妻

宋陳寅知西河元人攻城寅竭智固守力不能支謂妻  
杜氏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  
者耶卽飲藥死二子及婦俱死母旁寅斂而焚之乃自  
伏劍死賓客死者二十八人君子謂陳寅夫婦忠烈之  
感人也如是孟子云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  
不爲苟得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十



順義夫人

宋趙鼎發通判池州擢州事元兵攻城都統張林欲降  
鼎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  
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  
爲忠臣婦乎鼎發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  
先君死鼎發笑止之元兵薄城鼎發晨起書几上曰國  
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盛服同  
縊從容堂元將伯顏入城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深  
歎息焉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鼎發文閣  
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列女傳卷十



陳文龍母

宋陳文龍以狀元及第後知興化軍元兵至城下通判  
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械送杭州不食死其母繫福州  
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曰吾與吾兒同死  
又何憾哉亦死衆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君  
子謂陳母能成其子之節而義不獨生以累其子易云  
繫用微纏寘于叢棘此之謂也



